

胡風反革命 集團的真相

遼寧人民出版社

目 錄

- 一、胡風反革命集團是人民最兇惡、最危險的敵人… 1
- 二、胡風反革命集團幹了哪些罪惡勾當…………… 7
- 三、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惡毒手段…………… 16
- 四、從胡風事件中吸取教訓，提高警惕，
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22

- 一、 請加意看護，不得圈點折疊或
污損！
- 二、 請包裝書皮！
- 三、 請按期歸還，欲續借請辦理續
借手續！

胡風反革命集團是人民最兇惡、 最危險的敵人

“人民日報”在五月十三日、二十四日和六月十日，前後發表了三批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這些材料全都是胡風和胡風分子這夥人來往的密信，這可說是他們不打自招的口供。這些材料證明了胡風集團不是一個簡單的“文藝”集團，而是一個打着“文藝”幌子的反革命政治集團。

過去，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夥人，都是打着什麼“作家”“文藝理論家”“詩人”“教授”的招牌的。但是現在他們的假面具完全給揭穿了。這個集團的基本骨幹，根本不是什麼“作家”“詩人”“文藝理論家”“教授”，而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分子，反動軍官，托洛茨基分子，革命叛徒，自首變節分子。先看這個反革命集團的頭目胡風是個什麼樣人。胡風，本名叫張光人，又叫張光瑩、谷非，他是惡霸地主家庭出身，曾經混進過共產主義青年團，一九二五年他在北京，因為給當時軍閥段祺瑞的反動統治嚇昏了頭，就退出了團。這時，他就立下了堅決反革命的志

願，在退團時說：“好，過了十年再看，看看究竟是誰行！”後來，他到江西參加到蔣介石“剿共”軍隊裏去幹反對共產黨的政治工作，幫助蔣介石“圍剿”工農紅軍。以後，又依靠國民黨反動頭子方覺慧的幫助到日本去。胡風在日本時，自吹與日本進步人士和上海左翼進步組織有聯系，混進了日本共產黨和當時留學生反對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的進步組織。另一方面，胡風却和屠殺湖南革命青年的劊子手陶鈞、蔣賊特務頭子賀衷寒有着經常密切的聯系。後來，進步學生的愛國運動遭到日本帝國主義的打擊，有的被捕入獄，有的被限制了自由。可是奇怪的是，胡風被捕之後不久就“平安無事”的被“釋放”了。一九三三年從日本跑回國來，就混進了當時在上海的“左翼作家聯盟”（這是由我們黨領導的革命作家的組織），在裏面幹了種種挑撥離間，分裂破壞的活動。抗日戰爭時期，在武漢、重慶，抗戰勝利以後在上海，他都跟國民黨的許多特務頭子有聯系。最近，在台灣的特務，蔣賊立法委員、蔣賊文藝協會負責人陳紀濤還在台灣反動報紙上寫文章說，他和胡風在一九三七年就有勾結，給胡風辦的雜誌供過稿，而且說胡風的文章“嚴守立場”——就是說反革命立場挺堅定。一九四九年蔣介石逃往台灣，這個潛伏下來的特務頭子胡風對他的主子是念念不忘的，在他家中的一床破棉花被套中還藏着一柄刻着“蔣中正贈”的短劍。

這也足以說明胡風和蔣賊的密切關係。

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骨幹分子阿壘(又叫陳亦門、陳守梅),胡風分子們捧他是什麼“文藝理論家”,可是他原來是個國民黨反動軍官,抗日戰爭開始時,混進延安抗日軍政大學讀了幾個月,以後就跑到胡宗南的專門以封鎖我們邊區和搞特務活動的“戰幹四團”做少校軍事教官去了,後來又在蔣介石的陸軍大學受訓,畢業後當上了戰術教官。他和胡風,都跟當過蔣偽“北平”警察局長的國民黨特務頭子陳焯有密切關係。胡風集團的骨幹分子綠原,也是被他的集團捧作什麼“有才華的詩人”的,可是實際上他是一個“中美合作所”出身的特務。——“中美合作所”就是“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是美蔣合辦的特務機關,是個殺害共產黨員、進步人士的人間地獄,同時又是訓練、派遣特務的機關。胡風集團的骨幹分子賈植芳,當過國民黨反動軍官,做過國民黨“軍統”(國民黨特務組織)系統的機關報“掃蕩報”的編輯;還做過國民黨新聞檢查局(專門檢查進步報紙刊物的反革命機關)的檢查官。一九四二年還在山西參加了土匪武裝。胡風的忠實走狗蘆甸,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就參加了反革命活動,當過國民黨聯保主任,幹過毒打農民、敲詐勒索的罪惡勾當。後來又當了國民黨的中央軍官學校的分隊長、指導員等職務。另一骨幹分子方然是自首變節分子,他一度

混入共產黨，後來又公開在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上登報叛黨自首。還有彭柏山、劉雪葦、謝韜、徐放這夥人，都是鑽進了共產黨的胡風分子，他們利用黨員的身份，利用職權，偷竊黨內文件，給胡風通風報信，幹的一色的反革命勾當。

胡風集團就是由這樣一夥美蔣特務、反動軍官、托洛茨基匪徒、革命叛徒作基本骨幹湊起來的反革命集團。他們很早就跟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機關、特務頭子有密切聯系，是其忠實走狗。

胡風愛說一句話：“愛愛仇仇”（表面上的意思是，“愛自己所愛的，仇（恨）自己所仇（恨）的”，本來就是一句模稜兩可的話）。現在我們看看他和他的集團愛的是什麼，仇的是什麼。對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全國人民都是衷心熱愛，熱烈擁護的，可是胡風集團却跟蔣介石一樣，咒罵共產黨是“共匪”；罵我們敬愛的黨中央是“董事會”，罵毛主席的著作是“圖騰”（古代人迷信，把一種動物或者自然物當作神來崇拜，這種被崇拜的東西就叫“圖騰”）；罵黨的領導幹部是“老板”；罵黨員作家是“官們”“老爺”“權貴”“豪紳”；罵進步作家是“市僧”“小耗子們”“蒼蠅和蚊子”，等等。我們都熱愛中國人民解放軍，他們解放了一個地方，我們就歡欣鼓舞，慶祝解放。可是胡風分子跟我們正相反，他們管解放軍叫“匪

軍”，管我們人人痛恨的國民黨反動軍隊叫“國軍”，解放軍解放了一個地方，他們就說是“陷落”，並說要“跑反”。蔣介石在一九四六年發動反革命的內戰時，胡風分子就高興得很，跟蔣介石一樣妄想三個月可以“擊破”解放軍的主力；一年可以“肅清”解放軍；阿壠在給胡風的信中還說，他聽了蔣賊的“訓話”，蔣賊的“自信”，使他們“大家更爲鼓舞”；並且特意寫信告訴胡風使他也“樂觀一下”。我們都熱愛新中國，新社會，而胡風分子却說新社會是“幾乎沒有一塊乾淨的土地”，說他們“憎恨一切人”。在人民都感到自由幸福的新社會，他們却都感到像是“帶上了枷”，“小媳婦一樣，經常怕挨打”。這說明了他們做賊心虛，也說明他們的感覺和我們都正好相反。所有這些都說明他們長的是什麼心肝，——人民熱愛的、高興的、喜歡的一切，他們都仇恨入骨；人民仇恨的反革命敵人的一切，他們都非常喜歡。他們既然這樣喜歡反革命的一切，仇恨革命的新社會的一切，當然就希望人民政權倒台，所以他們咒罵人民政權的“滅亡”“完蛋”，把一切希望都放在“變天”上，盼望帝國主義蔣賊再回來。

從最近蔣賊賣國集團跟胡風反革命集團一唱一和，唱着對台戲的事情上，也看得出胡風反革命集團是美蔣的忠實走狗，是他們在大陸上的反革命勾當的一部分。胡風集團一九五四年向黨發動進攻，“拋出”（胡風集團內部

把“提出”意見書和寄出向我們進攻的文章都叫“拋出”)他們的所謂“意見書”時,台灣的蔣介石賣國集團就給喝采、打氣,說這是“共產黨統治危機”;在胡風集團的“建議”中,“已經根本否定了共產黨的‘領導’”。在香港的蔣賊賣國集團的特務雜誌“自由陣綫”上,也公開說:“向胡風表示鼓掌歡迎”。這個特務雜誌還捧胡風是“有膽量”“很值得佩服”的人物。台灣蔣賊賣國集團中一個名叫胡旭的特務分子,還“建議”胡風到台灣去。等胡風集團的真相給揭露了,進攻已經失敗了,蔣賊賣國集團馬上就懊喪,說對他們這次失敗,不得不作“深刻的檢討”。這都說明胡風反革命集團是完全跟蔣賊賣國集團一鼻孔出氣的。

胡風反革命集團幹他們的反革命勾當的時候,都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而且,他們表面上還裝得挺像樣,你是“文藝理論家”,他是“詩人”,還有什麼“教授”“作家”等等,寫起反動文章來都包了糖衣,引用上一些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主席的話作裝飾;他們有的人裝的工作“積極”,有的人裝的挺“老實”,有的待人“和和氣氣”;他們在密信裏就說,要用“橡皮包着鋼絲”的鞭子來反對我們,打了人傷挺重,身上還不見傷痕,——他們是用殺人不見血的軟刀子來對付我們的。他們都是披了畫皮的惡鬼,是“笑面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陰險和危險性就在這裏。我們若是警惕性不高,政治嗅覺不靈敏,

就容易上他們的當，被他們的外表蒙了眼睛，看不清他們的真面目，看不透他們的本質，這就會被他們欺騙了，讓他們的陰謀詭計得逞。

以上的事實說明，胡風反革命集團是人民最兇惡、最危險的敵人。對這種敵人我們必須百倍地提高警惕，並且堅決、徹底地揭露和肅清。

二 胡風反革命集團幹了哪些罪惡勾當

胡風反革命集團暗藏在革命隊伍裏二十多年，幹了種種罪惡勾當，他們的罪行是嚴重的。我們一定要徹底粉碎這個反革命集團，清算他們的罪行。

二十多年來，胡風反革命集團都幹了哪些罪惡勾當呢？我們根據已有的材料，分成解放前和解放後兩個時期，揭露在下面。

胡風反革命集團在解放前就一貫反黨、反人民、反革命。他們一貫跟蔣介石配合，反對黨對文藝的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破壞進步文藝界的統一戰綫。無論在什麼時候，他們總是對進步文藝界進攻，而對國民黨的反動文藝、反動統治，却是“小罵大幫忙”。文化戰綫是革命事業不能缺少的一個部分，胡風反革命集團破壞革命文藝事業的目的，也就是要破壞整個革命事業。在第一次國內

革命戰爭時期，國民黨在“圍剿”工農紅軍的同時，還在國民黨統治區進行反革命的文化“圍剿”，摧殘我們的革命文藝事業。胡風這個時候，就躲在革命陣營裏給這個文化“圍剿”暗中幫忙。

從抗日戰爭開始一直到全國解放以前這一段很長的時期裏，胡風和他的反革命集團，專門對黨領導的進步文化界進攻。他們在這個時期的重慶、桂林、上海等地方，用國民黨反動政府特別撥給的紙張辦反動雜誌，寫文章、講演，公開反對共產黨和黨領導的進步文藝界。解放區整風以後，國民黨統治區的進步文藝界都學習毛主席的著作。他們就在自己辦的一個名叫“希望”的雜誌上，發表在根本上反對這些著作的文章；國民黨統治區的文藝工作者都學習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他們就污蔑這著作是“馬列主義ABC”，意思是說是普通常識，沒有什麼可學習的。他們就是這樣來破壞黨對進步文藝的領導的。那時，還把他們這夥人當作有思想問題看，所以黨的負責同志找胡風、舒蕪（原先是胡風集團的骨幹分子）談話；進步文化人開座談會來幫助他們。可是他們却恨死了這些作法，認為這是向他們“進攻”，所以胡風就叫他的集團分子“準備迎戰”，還要“再接再厲”，——就是要不斷地進攻，一刻不放鬆；在批評、幫助他們的會上，他們先發制人，採取“以攻為守”的手法，他們把這種手法，得

意地稱爲“悶棍”；背地裏還咒罵批評他們的黨員作家和進步作家是“官們”“老爺”“蛆蟲”。

對這個時期的許多揭露、打擊國民黨的文藝作品，他們都不懷好意地貶低它們的價值，用最不好聽的話來咒罵、攻擊這些作品和作家，想使這些作品和作家在羣衆中失掉威信，不能起作用。但是對他們集團分子寫的那些咒罵勞動人民、咒罵共產黨和革命的作品，他們却捧上了天。他們就是想用這些手段來打倒對國民黨反動政府不利的進步文化事業，來爲他們的主子蔣介石盡忠盡孝。

胡風反革命集團還最好幹挑撥離間，造謠生事的下流勾當。這是胡風反革命集團一貫的破壞革命事業的手法。比如在一九三三到三六年的時候，魯迅先生和我們黨緊密團結在一起，跟國民黨反動派作鬥爭。胡風就在中間挑撥離間，造謠生事，破壞魯迅和我們黨的關係。他在魯迅面前說當時在上海的黨在文藝方面的負責同志周揚、夏衍等的壞話，弄的魯迅很動氣，發生了誤會；他還在同志中間挑撥是非，弄的革命內部鬧不團結。又比如一九四一年日本帝國主義侵佔了香港的時候，在香港邊境堅持抗日游擊戰爭的東江縱隊爲了幫助在香港的進步文化人出險，拿出了自己的口糧，典盡賣絕，到後來敵人進攻時，他們只好吃草根樹皮；有的同志還犧牲了性命。這種精神叫人多麼感動。可是喪盡天良的胡風，却在這個

時候，利用當時艱苦的環境，利用某些同志不能吃苦的情緒，挑撥是非，攻擊東江縱隊的同志，煽動對黨的不滿。

胡風反革命集團對蔣介石發動的反革命的內戰，是積極參加，打心眼兒裏擁護的。一九四六年蔣介石剛發動內戰時，胡風集團的骨幹分子阿壘，正在蔣介石的陸軍大學“工作”。他聽了蔣賊的“訓話”，特別高興，說是蔣賊挺“自信”，有把握三個月“擊破”解放軍的主力，一年“肅清”解放軍。他趕快寫信告訴頭目胡風，說是好讓胡風也“樂觀一下”，高興一下。並且在信裏把人民革命力量看做是“膿”，說是“總要排出”去；還咬牙切齒說要“一不做，二不休！”他們是跟蔣賊一樣要死心塌地跟共產黨和革命幹到底。同時，胡風反革命集團還配合着國民黨來破壞當時國民黨統治區的民主運動和學生運動，宣揚“哪裏有生活，哪裏就有鬥爭”“在現在的崗位上，接受歷史的考驗”。實際就是叫國民黨統治區的青年安於現狀，不要進行鬥爭，不要到解放區去。解放軍解放了一個地方，胡風分子就難過得很，說是“陷落”了，要“跑反”了；國民黨匪軍佔領了一個解放區的地方，他們就高興得很，說是“國軍”“收復”了什麼什麼地方。南京快要解放了，胡風分子路翎就說準備迎接“苦難”。他們還通過自己所辦的反動刊物，謾罵當時國統區學生所演出的諷刺偽“國民大會”的活報劇、說唱、朗誦等節目是“簡直不成東西”。總起來

說，解放以前，胡風反革命集團完全是和國民黨反動派一個鼻孔出氣，是打心眼裏希望蔣介石把共產黨、解放軍消滅；用各種方法幫助蔣介石國民黨打反革命的內戰；幫助蔣介石國民黨實現“統治全中國”的妄想。

全國解放以後，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夥人，就都分頭鑽進了許多機關、團體、學校、部隊，有的還鑽進了共產黨組織，擔任了負責的工作。他們除了比以前更猖狂地向革命進攻之外，還積極地拉攏人，擴大反革命組織。

幾年來，他們經常不斷地密信來往，商量着怎樣向黨和革命進攻。他們對黨對文藝的正確領導，對毛主席的著作又怕又恨，表面上裝着順着它不敢反對；暗地裏却用最下流的話來咒罵；還發表散佈了許多反動的言論來對抗，攻擊黨的文藝方針。他們最痛恨、最反對的是黨和毛主席規定的文藝政策。這些政策絕大多數文藝工作者都是擁護的，可是胡風反革命集團却恨的入骨，堅決反對。他們說黨的文藝方針、政策是什麼放在作家頭上的“刀子”“棍子”，他們反對作家學習馬克思主義和改造思想，污蔑馬克思主義是“江湖訣”，說作家自願的思想改造是我們強迫的，是“軍閥統治”。他們反對我們寫工人、農民、戰士，反對歌頌他們，而提倡寫他們的什麼“精神奴役的創傷”，就是要醜化和侮辱勞動人民。他們還反對作家把作品寫得通俗，說是寫得大衆化了，工人、農民、戰士都看得

懂了，就是“降低了藝術水平”，是“粗製濫造”；他們還反對學習祖先的文化遺產，說這些遺產完全是“封建主義”，要不得。幾年來，由於貫徹了黨的文藝方針政策，文藝事業有很大發展。可是胡風集團却顛倒黑白，說文藝事業給“搞垮了”，作家給“悶死了”，還把文藝工作的各個方面都說成搞得“一塌糊塗”。胡風反革命集團這樣惡毒地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黨的政策，故意歪曲，不承認我們文藝事業的成就，目的就是要破壞文藝事業，使文藝不去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使知識分子不改造思想，不和工農羣衆結合，也就是阻擋知識分子走社會主義的道路。這一切，自然是帝國主義蔣介石十分歡迎的。他們就是用這些來為他們的主子効勞的。

胡風反革命集團在幾年來還寫了不少污蔑、咒罵革命和勞動人民的“作品”。他們把工人、農民、戰士都寫成陰陽怪氣，神經不正常，甚至是瘋子似的人。像胡風寫的“和新人物在一起”裏面的幹部、勞動模範、戰鬥英雄沒有一個不是故意寫歪的；像在“李士海的路”中，就把勞動模範李士海寫成是一個沒有集體幫助的個人英雄。路翎在小說裏把女工寫成心理變態得要去當妓女。這些“作品”，其實都是他們反革命的工具。

胡風集團既然是一個打着文藝幌子的反革命的政治集團，所以他們不單是在文藝界幹破壞活動，而且，他們

還破壞工人運動和土地改革運動。胡風反革命集團除了通過他們的“作品”來污蔑、咒罵和毒害工人外，他們還利用一切機會直接向工人宣揚胡風的反動理論，擴大胡風的反革命思想影響。胡風曾竊取了上海文聯工人文藝委員會主任的職務，並且打進工人寫作講習班當“教授”，公開在課堂上向工人學員推荐胡風分子路翎有毒的小說；阿壠和其他在天津的胡風分子，在工人當中到處宣傳什麼“藝術即政治”，要工人們“多看些文藝作品就够了”，不必學習什麼政治，結果有些工人在他們的這種反動理論影響下，政治熱情衰退，滋長了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阿壠更公開地阻撓工人參加共產黨，說什麼“高舉起你的作品來，就是黨證”。暗藏在南京下關發電廠的胡風分子歐陽莊，說工人研究技術改進生產是爲了“想當專家”，並罵該廠勞動模範李士海是“小偷”，還挑撥和破壞他的家庭關係，用這些惡毒的手段來打擊工人的生產熱情。胡風反革命集團還破壞土地改革運動。一九五一年，胡風藉隨北京土地改革團在四川省巴縣參加土地改革的機會，進行了惡毒的破壞活動：當時，黨號召在土地改革中間要與當時的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運動結合起來，胡風却說：“我是來搞土改的，不是來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的。”他在土地改革中幹了些什麼呢？他說農民的訴苦運動是“形式主義”，培養訴苦典型是“包辦代替”，還打擊運

動中的積極分子。前邊已經提到過，胡風的家是惡霸地主，在土地改革時他家被劃為地主是完全正確的，可是胡風却威脅幹部給他家改成份，並唆使他四弟張學仁（屠殺人民、姦淫婦女的惡霸）抗拒清算，破壞土地改革運動。至於胡風分子莊湧，更是一個向農民實行倒算、拷打、逼死農民的惡霸地主。

解放以後，胡風反革命集團曾經無數次向黨發動進攻，其中最猖狂的一次就是一九五四年向黨中央提出了一個反對社會主義的綱領。這個綱領就是他們向黨中央提出的三十萬字的對文藝問題的“意見書”。這個“意見書”表面上好像淨講文藝上的事，只是想要篡奪文藝界的領導權，但其實他們在“意見書”裏瘋狂地攻擊共產黨，反對的是整個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他們這樣做是因為不敢明目張胆來反對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如果那樣，他們的反革命面目一下子就露出來了。

胡風集團在這幾年裏，還積極進行了反革命的組織活動。他們拉攏了不少人，把反革命組織擴大了；而且建立了反革命活動的據點。他們專門尋找那些反動分子，或者是犯過錯誤、有缺點的人，受了批評的人，對現狀不滿的人；還特別注意欺騙拉攏青年人。蘇州市委有一個同志犯自由主義錯誤受批評了，他們就要去拉攏他。有一個十六歲的青年侯紅鵝寫了一首詩寄給阿壠編的刊物，

阿壠就寫了四千多字的信來拉攏他，最後到底使他脫離革命，墮落下去了。他們拉攏的時候是奉承你，捧你；故意煽動你對現狀或對組織的不滿情緒，和組織疏遠、對抗，這樣來慢慢把你拉進反革命泥坑。他們幾年來就這樣拉了不少的人。過去說他們是“小集團”，其實他們的人很不少；過去說他們是一批單純的文化人，其實他們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機關裏都安的有人，而且基本骨幹是帝國主義特務，托洛茨基分子，反動軍官和革命叛徒。他們的企圖是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

胡風集團建立過據點；劉雪葦還和張中曉、耿庸、羅洛、杭行這一夥胡風分子把持了上海新文藝出版社，作為他們的一個重要據點；胡風分子阿壠、蘆甸、魯黎還在天津文聯建立了活動據點。他們以這些據點為中心，還不斷向外擴大，破壞活動也並不只在文藝界。他們還偷竊文件，探聽情況，散布流言，挑撥離間，破壞、攻擊所在機關的黨組織。所以凡是有胡風分子在的機關，就有混亂，就會生出一些奇奇怪怪的問題來。

胡風反革命集團還派了不少人打進黨內來作坐探。那個“中美合作所”出來的特務綠原就打進了黨內。鑽進了黨內的胡風分子，專幹偷竊文件，探聽消息，通風報信的勾當。